

請掀開七十九面。我們後面還剩有五個小時，大概差不多進度可以能夠趕得上。末後這一段，我們得多說幾句話，就是我們生在末法的時代，所謂末法是指佛的法運。佛的法運是從釋迦牟尼佛滅度算起，在滅度之後五百年稱之為正法時期。經上也有說，說一千年，佛滅後正法時期有一千年。為什麼有說五百、有說一千？這裡面就牽涉到女眾出家的問題，因為女眾出家，佛的正法就減少了五百年，經上有這麼一說，這裡面因素是相當之多。像法是一千年。所謂正法就是佛的教法還相當純正，沒有變質，只要依著方法去修學一定能夠證果。在第二個時期，就是像法時期，佛法已經不純了；換句話說，裡面就有拉拉雜雜東西摻雜進去，已經不純了，所以叫相似法。在這個階段證果就不容易，但是還能夠得到禪定，所以像法時期禪定成就。佛法是佛滅度一千年傳到我們中國，換句話說，佛的像法時候傳到我們中國，就是正法過去，像法的開端，因此禪在中國就非常的興盛，跟佛的法運完全相應。

佛滅度兩千年以後，這就是末法，照外國人的算法現在是兩千五百多年，也是末法時期；照中國人的算法，今年是三千零九年，那當然也是末法時期。所以末法時期佛教已經比不上像法了，換句話說，裡面邪知邪見就多了。尤其在台灣，我們看到有許多外道、一貫道的思想都充斥在佛教裡面。更不可思議的，還有一些外道還掛了中國佛教會會員的招牌，他還有會員證，我到那一看，這會員證，結果到裡面去看，是佛道神混雜在一起。這就是我們本身沒有嚴格的揀別它是不是純正的佛教，不是純正佛教怎麼可以加入佛教會？這就是末法時期的現象。我們在末法修學很不容易！

末法時期，跟諸位說，修禪定都不成功。你們諸位想想，你們能修禪定嗎？滿腦袋的胡思亂想，還能定得下來嗎？定不下來。修禪定的人心是淨的，他能把一切塵緣都能放下，首先求得禪定，定中生智慧，再來看一切萬法。所以今天這得定都不容易。釋迦牟尼佛跟我們說了，「末法時期淨土成就」。我們今天處的是惡世時世，眾生福薄，確實是福薄，心不能住在正法上，行不能在道業上。尤其在現前這個時代，所謂思想的開放。思想開放有沒有好處？好處也很多，可是麻煩也很多。為什麼？思想這一開放的時候，正知見跟邪知見搞不清楚了，這個人就要遭難了。

從前好像思想不開放，好像是有點專制，大家都服從什麼？聖哲的知見。在現前，你們年輕同學不曉得了，我這個年齡還記得一點。我在念小學那個時候，在民國二十幾年的時候，抗戰的初期，抗戰以前的事情還能記得一些。我們家鄉裡，如果要發生爭執了，也不要找派出所，也不要找縣官，不必找這個，那個三家村裡面教書的先生請他來評評理。他一說說孔老夫子怎麼說、孟夫子怎麼說，大家聽了乖乖的沒話說，聖人是這麼說的，就心平氣和了，問題就解決了。這個在佛法裡面叫「聖言量」，這是我們的標準。今天民主了，孔子有什麼了不起，他有意見，我也有意見。好了，我要有意見，你也有意見，他也有意見，意見太多了，到底哪個對、哪個不對？誰也不服誰，天下就大亂了！可是今天是已經形成這樣的風氣了，你再能收回來嗎？收不回來了，決定不可能。大陸上將來是光復了，我們再回到大陸了，大陸那些老百姓能夠還遵守孔老夫子的教訓嗎？還能相信佛所說的話嗎？跟諸位說辦不到了。縱然有信，不像以前那麼純了。這就是什麼？眾生的福是愈來愈薄了。不相信聖人的真實言，不相信聖人從真智慧裡面流出來的指導原則，什麼都得要憑自己的知見。自己的知見是迷惑顛倒的知見，而自己

不能承認，總是認為自己是對的。

上一次我也跟諸位說過，師承之難，你真正遇到一個好老師，具眼知識，他講的話你不肯相信，不能夠百分之百的照做，遇到也等於沒有遇到。我們在《六祖壇經》裡面看到，五祖弘忍大師是大善知識，黃梅教化三十多年，為什麼沒有一個人開悟？祖師不是不慈悲，就是那一些學生們陽奉陰違，所以不能夠領悟。但是那些人畢竟跟現在人還不同，雖然不能完全相信，還有自己的意思，但是還能跟老師十年、二十年，他還能跟他，他還能不走。所以雖然沒有開悟，對於教理也很通達，天天聽，天天在薰習，也很能通達，神秀大師也很能為當時人之尊敬。你看惠明，惠明在五祖那裡不能開悟，他就追六祖，追六祖為什麼？搶回衣鉢要把他殺掉。結果碰到之後，心裡生慚愧心，這是誠心誠意來求教，這六祖幾句話一說，他開悟了。

我們要想想這個道理，世出世間法常說「誠則靈」。這沒有誠意，哪來的靈感？所以什麼東西都要從誠敬裡面去學，一個人有誠敬，那個人就是有福之人。沒有誠敬，跟諸位說，就是沒福之人，就是福薄之人。待人要誠懇，對待老師更要誠懇，才能夠求到法。你們看《印光大師文鈔》，大概是《永思錄》裡頭，有人向印祖請教，請教印祖說，佛法這樣殊勝，這麼好，有沒有什麼祕密的鑰匙，好像一下就能夠入進去？印祖回他的信也回答得很妙，回答說有，「誠敬」兩個字是入佛門的祕密的鑰匙。你要拿到這把鑰匙，你就會入門，就沒有障礙。他老人家又說了，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則得十分利益」，這話講得沒錯。同是一個老師會下的學生，學生程度也相當，哪個程度得的多，哪個學生得的少，那就看學生的誠敬心。老師教學平等的，這個學生有十分誠敬心，他完全得到了；那個學生只有一分誠敬心，他就得老師的十分之一了；

沒有誠敬心的，得不到。老師又何嘗偏心？沒有偏心，問題就在你自己有沒有誠敬，就是你自己有沒有福！

所以古時候這一些善知識的教學，學生到他這來了，他善於觀機，來的時候就看這個學生表現的有沒有恭敬心，他的態度、言談、舉止有沒有禮貌？有沒有恭敬？如果要沒有恭敬的話，一定就問他，你的志趣在哪裡？你喜歡學什麼？你所認識的或者你所聞名的這些知識裡面，你覺得哪一個最值得你尊敬？會問這些話。他一定會說某人某人我最佩服、我很景仰他，他就會介紹你到他那邊去學，你一定會有成就。為什麼？你在他那裡你有誠敬心，你在我這裡沒有誠敬心，你在我這學不到東西。所以介紹到那裡去，他到那邊去個幾年果然有成就。實際上，那一個老師未必有這個老師高明，為什麼？雖然高明，對你沒有恭敬心，所以在這裡住叫白住了，而老師也不願意留他。留他怎麼樣？對不起他，耽誤了他的光陰，對不起他。所以諸位要求學，哪一個老師你最尊敬他的你就跟定他，這樣才能成功。這是我告訴諸位如何去修福，那個福要怎麼個修法，一定要有恆心、有耐心。怎麼樣的苦都要忍受，你在老師那個地方是求道，那不吃苦怎麼行？想成就就免不了要吃苦頭。底下一句：

【去聖遠兮邪見深。】

去佛祖年代愈遠，眾生邪知邪見是愈來愈重。再跟諸位說，凡是有知見都叫邪見。從前的人沒有報紙，也沒有廣播，也沒有電視，見聞有限，他就不大胡思亂想。現在全世界哪個地方芝麻綠豆一點大的事情一動，我們都曉得了，腦子裡頭又在胡思亂想了。做個現代人不能不知現代事，所以現代比從前修行難，難得太多了。可是現在修行成就，跟諸位說，那比從前高，高得太多了。因為以前人心純厚，邪知邪見少，成就容易；現在邪知邪見達到極點，你還

有本事能如如不動，修成功了，高！真正是高明！天下大事一天到晚貫到耳裡頭，「聞如不聞，見如不見」，像《金剛經》裡講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。所以你要成就，決定比古人成就得高，這不成就則已，要成就就超過古人。你今天能夠修成就，隋唐的時候八大宗開宗的祖師都比不上你，這是確實的。現在這個路是愈來愈艱險，這樣危險的道路你能夠平安度過。可見今天成就的人少，不成就的人太多了，從前修道成就的人多。

我也跟諸位說過了，成就與否第一個增上緣是善友，就是老師，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裡面講的「明師」，這是第一個增上緣，就是第一個因素。你遇不到好老師，虧吃大了！為什麼虧吃大了？諸位要曉得，凡夫都有一個先入為主，如果第一個老師不是一個明師，好，你搞了邪知邪見，你也認為那是正確的，以後縱然碰到佛菩薩正知正見，你一聽，跟我那個第一個老師講的不對，你這個是邪知見，我不聽你的。所以要把從前那些成見要扭轉過來，這個太難了。所以那個誠敬之心要是不具足的，縱然遇到一個好老師，他不教你。

方先生過去給我舉了一個比喻，他說外國有一個音樂家，平常時候他教彈琴。當時他是很有名的一個音樂家，在國際上知名的，就有一個富家子弟要來跟他學。進來之後，他叫他彈一曲聽聽。他一曲彈了之後，他說我不教你。他說為什麼，我的費用可以加十倍給你？他說你加一百倍我也不教你。你從前彈的時候，那個老師不是一個名手，教你指法亂，現在再要教你的時候，重新改正過來不容易。他要教的是什麼？從來沒有學過的，再笨的人也能教，你從前沒有學過。這個簡單比喻，這也是明師，所以他選擇學生也不是隨隨便便的。那個老師要指導一個學生，對於那個學生要不了解的話，諸位想想看，怎麼指導法？那無從指導起。

我以前跟的這些老師，跟一個老師就要把自己全部的履歷表都要報告上去。什麼履歷表？過去看過哪些書？聽過哪些人講演的東西？全部都要報告。為什麼？讓他曉得，這個頭腦裡頭有哪些地方不對勁的地方，他可以給我修正，而且還要誠心誠意接受他才行，完全聽他糾正，這樣才可以。好在我學佛相當的單純，只有兩個老師教的，頭一個老師就是章嘉大師，他教我三年；第二個老師就是台中的李老師，教我十年。不是這裡也聽、那裡也聽，那老師早就把我開除掉了。這就是說我這個年齡，在末法時期福薄的時候，還能沾一點師承的邊，還能沾到這一點邊，非常不容易！老師教給我，我是完全依教奉行，所以老師教我不吃力。為什麼？給我說什麼我就照做，我所看的書要向老師報告，老師准看則看，不准看就放在一邊就不看。換句話就是，老師對於你的學習，整個的他清清楚楚，這樣才能指導。

你說今天做一個老師，如何能要求學生這麼做法？如果這樣要求學生，這老師太霸道，你有什麼了不起，天下善知識多得是，我去找別人去。所以沒辦法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自己一天到晚吸收的是邪知邪見，什麼人能夠來給我們指導？邪見深！我們對於老師不尊重，所以自己求學不容易有心得、不容易有成就。到你自己成就之後，你才曉得老師恩德之厚。我們中國自古以來，老師的地位跟父母一樣，老師過去了，心喪三年，沒有喪服而已。老師的子女跟自己親兄弟一樣，有生之年都要照顧到。諸位去讀讀《禮記》，過去的師道了不起，現在教育之所以失敗，原因在哪裡？老師沒有人瞧得起，你一個月才收入幾個臭銅錢，今天社會上評價就是看你有多少鈔票，這完了！

從前不是這樣的，從前老師的地位最高，無論在什麼大庭廣眾之下的時候，只要你是教書的身分，首席就是你坐定了，其他什麼

樣的地位、什麼樣財富也不行，也得坐你下面，師道最為尊重。皇帝接見老師不敢對面，皇帝對待別人坐北朝南，大位子上；老師來了，則不能這樣接見。皇帝要站在東面，西面接見老師，老師是西賓、西席，這是尊師重道。帝王本身尊師重道，底下哪一個不尊師重道。所以，從前教書雖然窮，窮得吃飯都很困難了，他教書有樂，他在社會上大眾這麼推崇他。今天教書很悲哀，社會上沒人瞧得起。所以那個教書的人，我也在學校裡教過幾年，教授們在一起的時候笑笑，我們不過就是混薪水而已，每個月薪水袋拿了就行了，學生就是混個畢業就行，彼此兩個方便，學校這邊給薪水，那邊分數打滿了，畢業去吧！你將來成就不成就我們一概不負責任，幹的這個。所以方先生說的話很有味道，那是什麼行列？叫誤人子弟的行列。這說真心話。他在台大博士班教書的時候，我也去旁聽過兩次，他老人家說話很不客氣，你們博士班馬上要畢業，方帽子戴上，一肚子草包。

這個就是說明了末法因素不是偶然的，推究其原因也是相當的複雜。雖然是末法，雖然眾生邪見轉深，你真正求道並不是求不到，可見得還是事在人為。我們真正想求學，諸位想想，哪一個有學問的好老師不想傳兩個學生？個個人都想教！問題就是學生到哪裡去找？總不能說我有學問、我有本事，我來傳給你好不好，跟你商量商量？這不行。學，自古是求學，《禮記》裡面講得很好，「只聞來學，未聞往教」。現在家庭教師到人家裡去教，家裡去教，學生當然就瞧不起，你這個老師我叫他就來了，我今天頭痛，不高興了，你回去吧！我今天課不上了！「呼之即來，揮之即去」，這師道的尊嚴哪去了？世法裡頭師道敗壞到如此地步，佛法裡面也不例外，也是敗壞到無以復加了。所以佛法這麼好的東西，今天在社會上不能普遍弘揚，師資沒有，缺乏師資。幾個人肯發心，立定了志

願，把這一門學問發揚光大？幾個人肯幹？幹這個事情得捨生命來維護佛法，繼絕學，普度眾生，這是非常神聖的事業，又有幾個人能體會得到？繼往開來的事業。

在從前，出家人在社會上有很崇高的地位，那是什麼？出家人有學問、有道德、有能力。從前考進士，相當於我們現在的高考，高考及格相當於進士，高考第一名的就是從前的狀元。可是國家每一次考進士取的名額有好幾百人，要取好幾百人。可是每一年考出家人只有幾十個人，差不多名額只有進士的十分之一。而考的時候，不但要考世間學術，換句話，那些科目跟那考進士相同的，除這個之外，還要考佛經。所以他在社會上受人尊敬。你們世間所念的東西我都念過，我念的這些東西你們還沒有念過，這些學者那一些王公大臣見了當然不能不佩服。為什麼？你學的東西比我多，所以處處值得向你請教，道理在此地。

這個制度是清朝順治皇帝給廢掉的，諸位看《印光大師文鈔》，印光大師對這件事情是說了很多，指責順治皇帝之不當，犯下了大錯誤。可是順治皇帝當年廢除這個制度是好心，並不是惡心，他做了皇帝，他有權了，出家是好事情，為什麼要限制人？當年那個出家真正不容易，比考進士難得多，為什麼這樣子要限制人？所以他就把它廢除了，不必考試，只要誰願意出家都可以出家。好了，佛門才良莠不齊了。甚至於在社會上作惡多端的人，他這個罪重了，外面通緝他，他也跑到佛門去剃個頭，出了家。以至於到今天，佛門知識水準愈來愈低，社會怎麼能夠尊重你？如果保持從前那個制度，我們今天出家人地位就不相同了。譬如今天天主教的神父，基督教的牧師，比我們出家人地位都高，社會上見到他們都很尊敬。為什麼？他們有學問，至少是大學畢業的。而我們出家人裡面是，諸位去調查調查，幾個大學畢業的？大多數國民小學畢業的，初

中畢業都算不錯了，這樣的程度如何能叫社會尊重？

所以今天政府不護持佛教，讓你自生自滅，佛教本身有責任，不能怪政府。我今天要做總統，我也是叫你們自生自滅，沒辦法，你們太差了，提也提不起來。政府總不能下個命令，你們大專學生去出家，這辦不到的事情，憲法上也不許可的。好，佛教裡面歡迎大專學生出家。好，大專學生出家到寺廟裡，天天去趕經懺、做佛事，那又不是你自己心願，搞個幾天又還俗去了。有，有出家的，出家沒幾天還俗去了。不像從前，從前寺廟裡真正有道、有學，有道風、有學風。所以高級知識分子他樂意到這個裡面來，他到這個裡面來是一種享受。今天出家，知識分子到這來受苦、來受難，那真是佛經裡面講的「無益的苦行」，毫無利益的苦行，這受它幹什麼？不如將你的才華、將你的智慧貢獻給社會。我們可悲到這個程度。這些情形要不了解，諸位想想，我們怎麼個挽救法？所以今天，佛法裡講因緣，一切是可遇不可求，真正發道心，通達一切法，知道這個法門之可貴，下定決心來修學。

我當年學佛的時候，就是因為方先生的啟示，以後我再看看佛經。我在沒有接觸佛法以前，我跟諸位說，我的眼睛長在頭頂上，哪個人也瞧不起。我在我那個機關裡頭有名的，階級很低，大官、大將見到我都害怕。你那個地位我沒看到眼裡頭，那是什麼？看得多。一天到晚在看書，看得多，什麼書都看，哪一方面知識都有。那個時候尤其喜歡哲學，自己寫了幾篇論文，人家胡造謠言，騙我、討好，稱我叫「徐子」，你想想看，我可以跟諸子並列了。在那個時候年輕，二十幾歲的時候，就有這樣的狂。結果一看佛經，完了！我所想的那些東西佛全都有，佛所想的我連作夢都沒有想到，這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，這沒有話說了。其他的書都可以跟它較量一下，碰到佛經那沒有辦法，無可奈何了。所以相信方先生講的話

沒錯。以後學習了，確實有價值，發心弘揚這個東西，出家是幹這個的。

我出家沒有給人念過經，我那個時候在臨濟寺，臨濟寺有經懺佛事少了人就來抓我。我就給他提個條件，我說叫我念經可以，有個條件。他說什麼條件？不要錢。我說超度死人這是義務，應盡的義務，不可以收錢，我就去。不收錢！那我們念它幹什麼？我說你要收錢，不行，收錢這個買賣事情，我可以不賣。所以我是一堂佛事也沒有做過。為什麼？我出家的本意就不是來幹這個的。如果為生活，我在社會上討生活還有這個能力，還不至於挨餓。我出家主要就是要念書，過去工作一天要八個鐘點工作，頂多一天只能抽出兩個小時來讀書，這一出家就又當學生，所有的時間都是自己的，一天念八個鐘點書，這個多舒服。諸位要曉得，你們現在學校念書的時候是黃金時代，將來畢業再想念書，那只有出家，出家還可以做學生，只有出家了，讀一輩子書，這是樂事。讀書是最樂的事情，尤其讀聖賢書，成天跟聖賢做朋友，「上有古人，下有來者」，這世間拉拉雜雜的都不夠資格做朋友，跟他遠離，跟聖人做朋友，真正是樂事。看你們有沒有這個志向？

【魔強法弱多怨害。】

這就是目前這個環境，我們要把它認清，這是『魔強法弱』。何謂「魔」？魔是折磨。經典上這個魔字是梁武帝造的，這是後期的。諸位要看早期翻的經，魔不是這個魔，底下是個石頭，是折磨之磨。梁武帝說折磨太苦了，就像那個魔鬼一樣，所以他就把它改了，石頭改成個鬼字，這個字是梁武帝造的。所以我們看到「魔強」，要懂得這個字的本意，種種煩惱邪見的折磨，使我們心不能入定，使我們不能夠安心的修道，總是有種種的障礙，這說的是這個。「法弱」，法哪裡會弱？就求法之心很薄弱，求法的心很薄弱、

修法的心很薄弱，諸位要懂得這個。魔在哪裡？魔也是自己，外面的魔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。你們《八大人覺經》講過了，四類的魔，你看看「五陰魔」，不是外面的，色受想行識，內裡面的；「煩惱魔」，《百法》裡面講二十六個煩惱，也是裡面的；「死魔」，還是自己的，外面只占四分之一。而且裡面魔要是不發生作用，外頭魔不能產生力量，內有魔，外面那個魔才能勾結，裡應外合，這個麻煩就大了。所以只要內裡頭沒有魔，天魔外道也無能為力，這個是得認清楚。魔強，自心的五陰魔、煩惱魔的力量太強了，求法的心、修法的心太薄弱了。『多怨害』是內外都有，障道的因緣，現在真是達到了極點。註解裡面諸位自己去看。

【聞說如來頓教門。恨不滅除令瓦碎。作在心。殃在身。不須冤訴更尤人。】

聽到如來的頓法，頓法是佛法裡面的了義法，是佛法裡面的究竟法，魔王看到你幹這些事情了，總想盡方法來障礙你、來阻止你。這四句是說外面的境界，外面境界有這麼大，這個事情是我們要了解，了解之後，你真正發心去修學，外面的環境你才能夠克服它。你要知道這個障礙、阻力之大，佛祖已經說過了，並不是突如其來的，只要你是提倡正法、修學正法、弘揚正法，麻煩總是免不了的。譬如說，我們假設你去住在這個道場，這個道場大家都搞名聞利養，都不修道，你一個人要修道，諸位想想你能住嗎？他一定把你擠出去，為什麼？物以類聚，你跟他不同類。你天天在研究經，那是什麼？你一個人清高，你搞什麼？叫這信徒到這來看到對你尊敬，對我們都瞧不起，你趕緊走吧！所以真正修道的人，你找個地方住都不容易，找個落腳的地方都很困難，這個事在今天事實是如此。再找一個同參道友去聊個天也找不到。為什麼？大家知見跟你不一樣。所以你要能夠耐寂寞，你那些知見、你那些方法沒有人

贊成你的，要能夠耐寂寞。你看這個唐朝，永嘉大師是唐朝人，那時候說的話，當然在那個時候就有，那個時候偶見不常見，今天遍地都是。『作在心，殃在身』，這是造作大罪業，無量無邊的罪業，這個是滅佛法。

諸位想想，有幾個像印宗法師那樣的人？我們真是在千古當中只看到這一個，六祖出來的時候，遇到印宗，印宗護持他。所以六祖有這樣一個得力的機緣，他才能夠把佛教發揚光大。六祖黃梅得法之後，很年輕，二十四歲。年歲太輕了，又不認識字，所以得了衣鉢之後，五祖叫他逃難，知道有很多人不服氣，一定要追他、要害他。他是到處去躲避、躲藏，跑到獵人隊裡頭，給獵人隊裡守網，幫他看獵物，吃肉邊菜，十六年，差不多到四十歲的時候才出來。出來之後，就是在廣州法性寺，印宗法師在那裡講《涅槃經》，印宗法師在南方是講經說法有名的大法師，不是等閒人物。遇到他之後，跟他一談論，非常佩服，就問他，很久以前聽說黃梅的衣鉢傳到南面來，是不是行者？六祖說是的。這衣鉢一展開，大家看一看，這是證明確實是禪宗第六代祖。那個時候他還是居士，還沒剃頭，於是印宗給他剃頭，給他受戒。剃了頭、受了戒，印宗法師再倒過來再拜他為師。諸位想想，印宗在南方已經成就聲望、地位，他再一拜他為師，把六祖就一步登天把他捧上去。印宗法師都拜他為師，那還有什麼話說？諸位想想，印宗法師對於人一點貢高我慢的心都沒有，一點嫉妒的心都沒有，才能做得到。所以沒有印宗就沒有六祖。

在世法裡面，正像鮑叔牙跟管仲一樣。你們諸位曉得，管仲的事業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，沒有鮑叔牙那樣得力的推薦，管仲哪有那麼大的成就？管仲的成就連孔夫子都佩服，《論語》裡面讀到，孔子都讚歎。世法裡面出了一個管仲、鮑叔牙，佛門裡面出了一個

印宗跟六祖。這個也是很有趣的對比，這才能成就，能夠成就大事業、空前的事業。如果遇到一個有嫉妒心的、有障礙心的，那早就糟蹋掉，『恨不滅除令瓦碎』。諸位要曉得，這個障礙不是障礙一個人，是障礙一切眾生的法身慧命，是障礙佛法。所以「作在心，殃在身」，罪業太重。自作必定自受，所以『不須冤訴更尤人』，不必怨天尤人。

這個話也是大師給我們最嚴重的警策，那就是我們對於這善知識，弘法利生的人，我們要盡心盡力的去幫助他，絕不能夠障礙、絕不能夠把他毀掉。你要是障礙他、要毀謗他、毀掉他，那你將來這個災難就大了。你要幫助他、成就他，無量無邊的功德。這一句在此地是警策的話。我們不要看到現在很多人這樣做，再問問我們自己是不是這樣做？別人做是他的事情，他做他受果報，我們自己有沒有做？有沒有障礙別人？不但不能障礙別人，一定要發心成就別人，這才叫護法。護法就是護持眾生的慧命、護持十方如來的教法。拿今天講，真是護持中國文化道統。凡是我們看到有心修學的，我們生恭敬心、生歡喜心，盡心盡力去幫助他，怎麼可以障礙？希望諸位看到大師這一篇警策的時候，我們自己要回心轉意，我們要護正法不能護邪法。

現在的怪現象，末法時期護持邪法的人多。為什麼？邪法騙人，現在的人聽騙。譬如佛門叫你發心做一點功德，拿一點錢出來，拿一塊錢像割肉一樣。那個外道去騙他，你要不拿出多少錢，你家裡要遭難。唉呀！我要遭難，你拿錢，災難就免了，好，第二天趕緊把鈔票運過去，他家裡消災免難。其實騙他的，哪有這回事情？現在人聽騙。有人說我們佛門可不可以騙他一騙？那不行，佛門要騙他一騙，把自己立場毀掉了，這不可以。佛法決定是以正法待人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。你看今天這一些寺廟，你比較比較就

曉得了，信邪法的人多，信邪鬼邪神的人多，信佛的人少。為什麼原因？佛法沒有人弘揚，大家是邪正不分。

這個問題也有人向我提過，就是外道猖獗，我們應該怎麼辦？很簡單，弘揚正法，那個邪法自然就消滅。不能弘揚正法，那個邪知邪見、邪法沒有辦法制止，這是諸位要記住的。人人心都正了，人人都能明辨邪正是非，那個邪法他怎麼樣弘揚也沒有人相信。所以那些外道要不要去制止它？不用。正法弘揚，他的路就行不通了，這個道理很簡單。我們今天如何制止別人，自己又沒有東西拿出去，人總得有個精神上的寄託，佛那裡靠不住，那還有神，自自然然他就會去靠神去了。所以你要說明佛的可靠性，讓他明瞭，自然就歸附。明天再跟諸位說說怎麼樣叫皈依佛。你們今天有幾個皈依，皈依，諸位要記住，不是皈依我。皈依我，我靠不住的；你說皈依佛，泥塑木雕的佛，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，他也靠不住的，這要懂得皈依的意義。六祖說得好，「佛者覺也」，皈依佛就是皈依覺；皈依法就是皈依正，正大光明；皈依僧，僧是淨，六根清淨，這是真正三皈依。明天再跟諸位細細講。